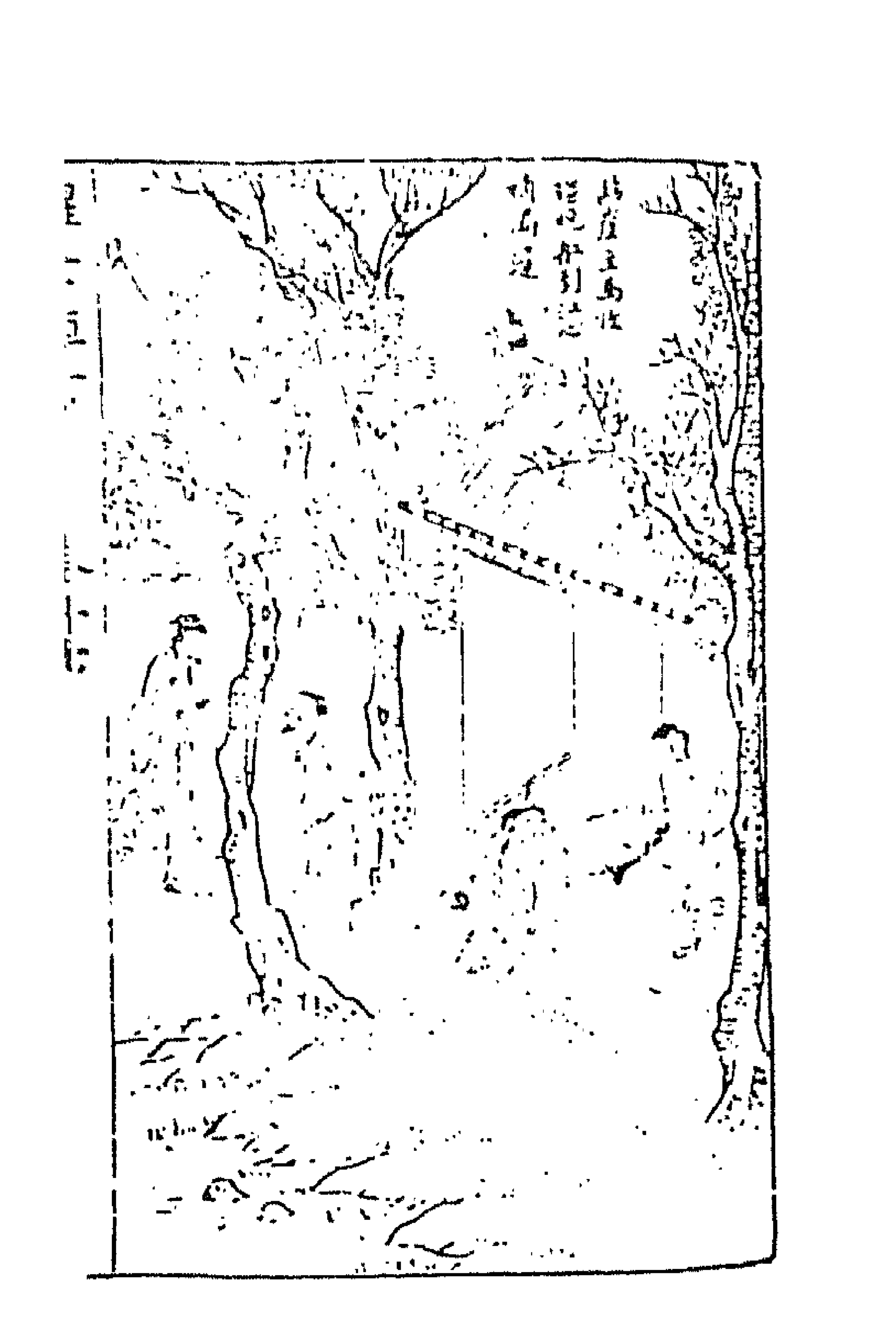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士子攻書農種田　工商勤苦掙家園
世人切莫閒遊蕩　遊蕩從來誤少年

嘗聞得老郎們傳說，當初有個貴人，官拜尚書，家財萬貫，生得有五個兒子，只教長子讀書，以下四子農工商賈，各執一藝。那四子心下不悅，却不知其緣故，央人問老尚書：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習儒？況且農工商賈勞苦營生，非上人之所為。府上富貴，享有餘，何故舍逸就勞，棄甘即苦？只恐四位公子不能

習慣老尚書呵呵大笑隨着開指說出一篇長話來道是

世人盡道讀書好　只恐讀書讀不了
讀書個個望公卿　幾人能向金階跑
郎不郎時秀不秀　長衣一領遮前後
畏寒畏暑畏風波　養成嬌怯難生受
算來事事不如人　氣硬心高妄自尊
稼穡不知貪逸樂　那知逸樂會亡身
農工商賈雖然賤　各務營生不辭倦
從來勞苦皆習成　習成勞苦筋力健

春風得力總繁華　不論桃花與菜花
自古成人不自在　若貪安享豈成家
老夫富貴雖然愛　戲場紗帽輪流戴
子孫失勢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書香付長房　諸兒恰好四民良
暖衣飽食非容易　常把勤勞答上蒼

老尚書這篇話、在今流傳人間、人多服其高論、爲何的多有富貴子弟、據了個讀書的虛名、不去務本營生、戴頂角巾、穿領長衣、自以爲上等之人、習成一身輕薄、稼穡艱難、全然不知、到知識漸開、戀酒迷花、無

所不至甚者破家蕩產有上稍時沒下稍所以古人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貪却賒錢失却見在這叫做

受用須從勤苦得　淫奢必定禍災生

話說漢末時許昌有一巨富之家其人姓過名善眞個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莊房屋舍幾十餘處童僕廝養不計其數他雖然是個富翁一生省儉做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曾四時八節備個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縮在家中皺着兩個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緊

有父必生敗兒一對一般自然之理也

緊掛在身邊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卓上更無別物單單一個筭盤幾本帳簿身子恰像生鐵鑄就熟銅打成長生不死一般日夜思筭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堆積上去分文不舍得妄費正是

世無百歲人　　枉作千年調

那過善年紀五十餘外合家稱做太公媽媽已故止有兒女二人兒子過遷已聘下方長者之女爲媳女兒淑女尚未議姻過善見兒子人材出衆性質聰明立心要他讀書却又慳吝不肯延師在家送到一個親戚人家附學誰知過遷老本是個看財童子兒子却

是。個。敗家。不道不昔有幾件毛病見了書本就如冤家遇着婦人便是性命喜的是喫酒愛的是賭錢就踢打彈賣弄風流放鷂擎鷹爭誇豪俠要拳走馬骨頭輕使棒輪鎗心敖癢

自古道物以類聚過遷性喜遊蕩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誘打合遠財還懼怕父親早上去了至晚而歸過善一心單在錢財上做工夫的人每日見兒子早出晚入只道是在學裡那個去查考況且過遷把錢買囑了送飯的小廝日逐照舊送飯到半路上什成他飽喫歸來瞞得鐵桶相似過善何繇得知過遷在

先生面前只說家中有事不得工夫過幾日閒或去點個卯兒又時常將些小東西孝順那先生一來見他不像個讀書之人二來見他老官兒也不像認真要兒讀書的三來又貪着些小利不然有些知覺也粧聾作啞只當不知不去拘管他所以過遞得恣意無藉家中毫不知覺常言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不想方先者曉得了差人上覆過善過善不信想道若在外恁般遊蕩也得好些銀子使費他却從何而來況且小廝日日送飯到學並不說起不在那有這事又想道方親家是個真誠之人必是有因方纔

來說不可不信便與送飯的小厮來問道小官人且日不在學裡你把飯都與那個喫了這小厮是個孩熟個厮便道呀小官人無一日不在學裡那個邦拌這樣大說道善只道小厮家是實話更不再問到晚間過遲回來這小厮先把信兒透與知道到了房中過善問道你如何不在學裡請眾每日在外遊蕩過遲道這是那個說使叫來打他幾個耳貼子戒他下次不許說謊我那一日不在學裡這這話來落我過善一來是愛子二來料他沒銀使費况說話與小厮一般遂信以爲實然更不題起正是、

因無背後眼　　只當耳邊風

過了幾日，方長者又教人來說：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學裡讀書，仍舊縱容在外狂放。過善道：不信有這等事。即教人到學裡去問看他今日可在。家人到學看時，果然不見個影兒。問那先生時，答道：他說家中有事，好幾日不到學了。家人急忙歸家回復了過善。過善大怒道：這畜生元來恁地。將送飯小廝拷打起來。道小廝喫打不過，說道：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處頑耍，果然不到學中，再三教我瞞着太公。過善聽說，氣得手足俱戰，恨不得此時那不肖子就立

在眼前一棒敲死方洩其忿那得淑女在傍勸住到晚間遲遲回家老兒滿肚子氣已自忍不下了一半纔罵得一句畜生你在外胡為瞞得我好淑女就接口道哥哥你這幾日在那里頑耍氣壞了爹爹還不跪着告罪過遷與個就跪下去扯個謊道孩兒一向在學攻書這三兩日因同學朋友家中作禮會邀孩兒去看誠恐爹爹嗔責分付小厮莫說着爹爹反恕孩兒則個淑女道爹爹息怒哥哥從今讀書便了過落被他一片謊言瞞過又錯以為實當下罵了一場關他在家中看書不放出門隔了兩日有人把幾個

畝田賣與過善議定價錢做下文書到後册一隻箱
内去取銀子開箱看時喫了一驚那箱内約有二千
餘金已去其大半原來過遷曉得有銀在内私下配
個匙鑰夜間乘淑女親妹子睡着便起來悄悄摸開偷
去花費陸續取溜了他也不知用過多少當下過善
叫屈連天淑女聽得急忙來問見說沒了銀子便道
這也奇怪在此關的東西如何失了爹莫不記錯了
沒有這許多過善道不錯不錯原來這畜生偷我的
銀子在外花費即忙尋了一條棒子要過遷到來此
時銀子爲重把昔愛之情閣過一邊不由分說扯過

來一頓棍棒只打得滿地亂滾淑女見命解勸待過善拉過一邊扯住了棒兒過善嘆道畜生你怎樣偷的在那處花費實說出來還有個商量若一句支吾定然活活打死過遷打急了只得一一直說連那匙鑰在裩帶上解將下來氣得過善雙腳亂跳道留你這畜生總是不肖之子被人恥笑不如早死到得乾淨又要來打那時闔家男女都來下跪討饒過善討條鏈子鎖在一間空房裡去連這門也不買了氣倒在一個壁角邊坐地道老兒雖是一時氣不過把兒子痛打一頓却又十分肉疼想道看他這模樣兒也

不像落與的誰道到是個敗子怎地使他回心轉意便奴心下躊躇無計可施淑女勸道爹爹事已至此氣亦無益只因哥哥年紀幼小被人誘引以致如此今後但在家中讀書不要放他出門遠着這班人他的念頭自然息了衆家人也勸道太公闔鋪小官人也不是長法如今年已長大何不與他完了姻事行娘子絆住身子料必不想到外邊遊蕩從不兩全其美過善見說深以爲然兩三日後放其鎖禁又將好言教誨過遷受了這場打罵勉強住在家中不敢出門半月之後過善擇了吉日叫媒人往方家去說要

娶媳婦過門方長者也是大富之家粧奩久已完備一諾無辭到了吉期迎娶來家那邊淡素儉朴遮掩減省草草而已且說這邊初婚時見渾家面貌美麗粧奩富盛真個日日住在家中積壁成雙全不想到外邊遊蕩過昔見兒子如此甚是歡喜過了幾時方氏歸寧回去這邊在家無聊三不知閃出去尋着舊日這班子弟到各處頑耍只是手中沒有錢鈔使費不能恣意想想渾家箱籠中必然有物將出售日手段逐一撬開搜尋去撒漫使得手滑了連衣飾都把來弄得罄盡不一日渾家歸來見箱籠俱空問着

不憑蠻問遏遝時、只推不知、夫妻反目起來、道善聞
知、氣得手足麻冷、哭出兒子來、一把頭髮揪翻亂跌
亂打、這春連淑女也勸解不住了、道善喝道只道你
這畜生改悔前非、尚有成人之日、不想原復如是、我
還有甚指望、不如速死、留我老性命再活幾日、見旁
邊有個棒槌、便拿在手、劈頭就打、嚇得淑兒魂不附
體、雙手按住臂膊、哭道、爹爹別件打猶可、這東西斷
然使不得的、方氏見勢頭利害、心中懼怕、說道公公
請息怒、想媳婦沒不多幾件東西、不為大事、道善方纔
放手、淑女勸父親到房中坐下、告道爹爹只有一子、

怎生如此毒打萬一失手打壞後來倚靠何人過善道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還指望倚靠着他打死了也省得被人笑耻淑女道自古道敗子回頭便作家哥哥方纔少年那見得一世如此不爭今日一時之怒一下打死後來思想悔之何及過善被女兒苦勸一番怒氣少息欲要訪問同遊這班人告官懲治又怕反用辱子只得忍耐自此之後過遷日日躲在房裏不敢出門連父親面也不敢見常言道餓食猫兒性不良他在外邊放蕩慣了看着家中猶如牢獄一般那里坐立得住過了月餘瞞着父親悄悄却又

[illegible]

出去渾家再三苦諫全不作准欲要向過善說知又見打得利害不敢開口只得到與他隱瞞過遷此時身邊並無財物寡鬪了幾日甚覺沒趣料道家中决然無處出豁私下將田産央人四處抵借銀子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館肆坊走總不想回家方氏察聽得實恐怕在外學出些不好事來只得告知過善過善大驚道我只道這畜生還躲在房裏元來又出去了埋怨方氏道娘子這畜生初出去時何不就說直至今日方言方氏道因見公公打得利害故不敢說過善道這樣不肖子打死罷了要他何用當下便差人

四下尋覓淑見姑嫂二人反替他擔着愁擔子得些
棒之類預先都藏過了早有人報知過遮過遮着得
此番歸家必然鎖禁不能出來索性貨賂罷遠帶着
妓者藏在閑漢人家取樂覺道有人曉得即又換過
一連在外四五個月這些家人們雖然知得些風聲
那个敢與小主人做冤家只推沒處尋覓還不總加
氣惱寫一紙忤逆狀子告在縣裏却得閑漢們替過
遷衙門上下使費也不上緊拿人常言道水平不波
人平不言這班閑漢替過遷衙門打點使錢亦是有
所利而爲之若是得利均分到也和其光而同其塵

了因有手遲脚慢的眼看別人賺錢心中不忿却去
過老面前攛掇說令郎與某某人某人往來怎樣賭
將田産與某處抵銀多少幷來共借有三千銀了把
那老兒嚇得面如土色想道畜生恁般大膽如此花
費能消幾時再過一二年連我身子也是別人的了
聞道如今這畜生在那裡共人道只在東門外三里
橋北堍下老王三家他前門是不開的進了小巷中
開有个小小竹園便是他後門內有茅亭三間此乃
令郎安頓之所過善得了下落與了五六个家人跟
隨一徑出東門到三里橋分付衆人在橋下伺候莫

要驚走了那畜生待我喚你們將使一齊上前也是這日合當有事過遷恰好和一個朋友說話不覺送出園門作別過了方欲轉身忽聽得背後叫聲一從畜生那里走過遷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唬得雙脚倒軟寸步也移不動說時遲那時快過善趕上一步不由分說在地下掠起一塊大石塊口裡恨着一聲照過遷頂門擊將去咭剌一聲响只道這畜生今番性命休矣正是

地府忽增不肖鬼　人間已少敗家精

這一响只道打碎天靈蓋了不想過遷後生眼快見

父親來得兇惡剛打下時就傍邊一閃那石塊恰恰
中在側邊一堆亂磚上打得磚頭亂滾下來過遷望
着巷口便跑不想去得力猛反把過善衝倒過善爬
起身來一頭趕一頭喊道殺爺的逆賊走了快些拿
住衆家人聽得家長發喚都走攏來看時過遷已自
去得好遠過善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叫快趕趕
着的有賞衆人領命分頭追趕小官人過善獨自個
氣忿忿地坐在椅上約有兩個時辰不見回報天色
將晚只得忍着氣一步步挨到家裡淑女見父親餘
怒未息已猜着八九上前問其緣故過善細細告說

如此如此淑女含泪勸道爹爹年過五旬又無七男八女只有這點骨血總難不肖但可殺壽何忍下此毒手適來幸喜他躲閃得快不致傷身倘有失錯豈不覆宗絕祀爹爹今後斷不可如此過善咬牙切齒恨道我便為無祀之鬼也罷這畜生定然饒他不得不題淑女苦勸父親且說過遷得了性命不論高低只望小路亂跑正行間背後二人飛也似趕來一把扯住定要小官人同回你道這二人是誰乃過善家裡義孫小三小四兄弟兩個領着老卜之命做一路兒追趕小官人恰好在此遇見過遷掙脫不開心中

忿怒提起拳頭照着小四心窩裡便打小四着了拳只叫得一聲阿㕭仰後便倒更不做聲小三見兄弟跌倒在地只道死了高聲叫起屈來扭住小官人死也不放事到其間過遷也沒了主意左右是個左右不是他便是我一發併了命罷揎起兩個拳頭沒頭沒腦亂打將來他曾學個拳法頗有些手腳小三加倒招架得住只得放他走了回身看小四時已自甦醒小三扶他起來就近處討些湯水與他喫了兩個一同回家報與家主別個家人趕不着的也都回了過善只是嘆氣不在話下且說過遷一頭走一頭想

父親不依好意了見今縣裏告下牌追如今又打發小門背上加罪這條性命休矣稱身邊混得三四兩銀子可做盤纏且往遠處逃命再作區處算計已定連夜奔走正是

惶惶如喪家之狗　急急如漏網之魚

過遷去有半年杳無音信里中傳為已死這些當問的要自賠干係儘指債主教人來過家取討銀子若不還銀要收田產那債主都是有勢有力之家過善不敢沖撞只得緩詞謝之回得一家去府接腳又是一家來說門上絡繹不絕都是討債之人過善索性

不出來相見各家見不應承亦告在縣裡差人拘來審問縣令看了文契對逆善道道都是你兒子借的須賴不得逆善道逆子不遵教訓被這班小人引誘爲非將家業蕩費殆盡向日在家逃遁于外未蒙眷結所存些少止勾小人送終之用豈可復與逆子還債況子債亦無父還之理縣令笑道逆子尚不肯與子還債外人怎肯把銀與汝子自用且引誘汝子者决非放債之人如何賴得總之汝子不肖莫非別人但父在子不得自專各家貪圖重利與敗子私自立券其心亦是不良今照契價還本銀利錢勿論銀完之

日原獎當堂慰毀居中人稟責罰累甚菩薩官府酌
下怎敢不依只得還一清楚心中愈加痛恨對以兒
子處在他鄉為業全無思念之意正是

種田不熟不如荒　養兒不肖不如無

話休煩絮且說遇善女兒叔女天性孝友相親遇善
長成一十八歲尚未許人你道怎樣大富人家為甚
如此年紀猶未議婚遇善只因是個愛女要覓個著
婿女皆為配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揀擇了多少子弟
沒個中意前蹉跎至今又因兒子不肖越把女兒俱
發要擇個出人頭地的贅入家來付託家事故此愈

難其配話分兩頭卻說過善時近有一人姓張名仁世代耕讀家頗富饒夫妻兩口單生一子取名孝基生得相貌魁梧人物濟楚深通今古廣讀詩書年方二十未曾婚配張仁正央媒人尋親恰好說至過家過善已曾看見孝基這個丰儀非又門當戶對心中大喜道得此子為婿我女終身有托矣張仁是個獨子本不舍得贅出門過當央媒再三來說又聞其女甚賢故此允了少不得問名納彩奠雁傳書贅入過家孝基雖然贅在過家每日早晚省視父母並無少怠夫妻相待猶如賓客敬重過善同于父母又且為

人謙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上下之人無不慌服過
善愛之如子凡有疑難事體托他支捭看其材幹才
基條分理析井井有方過善因此愈加歡喜只有方
氏在房思想丈夫不知在于何處並無消耗未知存歿
活有十日夜悲傷不已光陰如箭張孝基在過家不
覺又是二年有餘過善忽然染病求神問卜用藥無
功方氏姑嫂二人晝夜侍奉湯藥孝基居在外廂綜
理諸事那老兒漸漸危篤自料不起分付女兒治酒
過請隣里親戚到家囑付道列位高親在上老漢托
賴天地祖宗掙得這些薄產指望傳諸子孫世守其

業不幸命薄生此不肖逆賊破費許多向已潛遁在外未知死生幸爾尚有一女所配得人聊慰老景不想今得重疾不次謝世故特請列位到來做個証明將所有財產盡傳付女夫接紹我家宗祀欠已寫下遺囑須列位各署個花押倘或逆子猶在探我亡後回家爭執竟將此告送官司官府自然明白遂於枕邊摸出遺囑教家人遞與衆人觀看此時衆人旋是張孝基見識尚未開言只見張孝基說道多蒙岳丈大恩但岳丈現有子在萬無財產反歸外姓之理以小婿愚見當差人四面訪覓大舅回來將家業付之

以全父子之情小壻夫妻自當歸宗設或大男身已不幸尚有男婦守節當交與掌管然後訪族中之子立為後嗣此乃正理若是小壻承受外人必有逐子愛壻之謗鳩佔鵲巢小壻亦被人談論這決不敢奉命淑女也道哥哥只因惧怕爹爹責罰故躲避在外料必無恙丈夫乃外姓之人豈敢承受衆人見他夫妻說話出於至誠遂齊聲讚道令婿令愛之言亦似有理且待尋訪小官人一年半載待有的信再作區處過善道小婿之言不是愛我乃是害我衆人道如何是害太公過善道老漢一生辛苦掙得這些家業

逆子視之猶如糞土不上半年破散四千餘金如此
揮霍便斛斗家計指日可盡財產既盡必至變賣業
基那時不惟老漢不能入土恐祖宗在土之骨反暴
棄荒野矣孝基又道犬舅昔因年幼為匪人誘惑所
致今已年長又有某輩好言勸諭伊必改過自新決
不至此過善道未必未必有我在日嚴加責罰尚不
改悔我死之後又何人得而禁之衆人都道依着我
們愚見不若均分了兩全其美令郎回頭也沒得話
說過善只是不許孝基夫婦再三苦勸過善大怒道
汝亦勸逆畜要毀敗我麼衆人見他發惡乃對孝基

道令岳執意如此、不必辭了、遂將兩紙各寫了花押、
接與過老、叔女又遞答令家財盡付與我夫婦、嫂嫂
當說于何處、過善道我已料理在此、不消你憂、將兩
紙付過安收來藏、夫婦流拜而受、過善又摸出二紙
捏在手中、請過方長者近前說道、道子不肖、我今受
失其所天、老漢心實不安、但事恨在此終為下、下老
漢已寫一紙照于此、付與令愛、老漢亡後、但親家引
回另選良配、萬一道子回來、有言執此赴官許他外
有田百畝、以償道子所費耕食、道罷將二紙遞與方
長者、此不來接、答道小女既歸令郎、乃親家家事、已

與老夫無干況寒門從無二嫁之女非老夫所願聞
親家請勿開口道罷徃外就走苦苦留不住過善
呼媳婦出來說知方氏大哭道奴聞婦人之義從一
而終夫死而嫁志者耻爲何况妾夫尚在豈可爲此
狗彘之事過善又道遊子總在這等不肯守之何益
方氏道妾夫雖不肯妾志不可收必欲奪妾之志有
死而已過善道你有此志氣固是好事但我亡後家
產已付女夫掌管你居于此須不穩便淑女道芳叢
娘娘既肯守節家業自然該他承受孩兒歸于夫家
纔是正理方者道姑娘我又無子嗣要這些家財何

用公公既有田百畝與我當歸母家以贍此生郎丈夫回家亦可度日衆人齊聲稱好過善道媳婦你與過門爭氣泡百畝田尚少再增田二百畝銀子二百兩與你終身受用方氏含泪拜謝分撥已定過去數女婿留觀殯隨畢於宮中設酒至晚方散那道善本來病勢已有八九分了那又勉強掙這番候長氣短費舌勞唇勞碌這半日到晚上愈加沉重父兒媳婦守在床邊啼啼哭哭張孝基備辦後事早已停當又過數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女兒媳婦都哭得昏迷幾次張孝基也十分哀痛衣衾棺槨極其華美七七之中開喪受弔延請僧道修做好事以資冥福擇選吉日葬于祖塋每事務從豐厚殯葬之後方氏收拾歸于母家姑嫂不忍分捨大哭而別不在話下且說張孝基將丈人所遺家產錢財米穀一一登記帳簿又差人各處訪問過遷並無蹤影時光似箭歲月如流倏忽便過五年那時張孝基生下兩個兒子門首添個解當舖兒用個主管總其出入家事比過善手內又增幾倍話休煩絮一日張孝基有事來到陳留郡中借個寓所住下偶同家

人到各處遊玩來後來至市上只見個有病乞丐坐在一人家簷下那人家驅逐他起身張孝基心中不忍教家人朱信拾與他幾個錢鈔那朱信原是過家老僕極會鑑貌辨色隨機應變是個伶俐人見當下取錢遞與這乞丐把眼覷看吃了一驚急忙趕來對張孝基說道官人向來尋訪小官人下落適來丐者面貌好生厮像張孝基便定了眼分付道你再去細看若果是他必然認得你且莫說我是你家女婿太公產業都歸于我只說家已破散我乃是你新主人看他如何對答然後你便引他來相見我自有處朱

信得了言語覆身轉去見他正低着頭把錢繫在一根衣帶上藏入腰裏朱信仔細一看更無疑惑那正是起先拾錢與他時其心全在錢上那個來看拾錢的是崔這大朱信去看將他已把錢藏過也舉起眼來認得是自家家人不覺失聲呼道朱信你同誰在這里朱信便道小官人你如何流落至此逍遙在這自從那日逃奔出門我要央人來勸解爹爹不想路上拾遇着小三小四兄弟兩個攔阻住了務要拖我回家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時這番若回性命決然難活夠極之際一拳打去不意小四跌倒便死心中

害怕，連夜逃命奔了幾日，方到這里，在客店中歇了幾時，把身邊銀兩喫盡，被他趕入出來，無可奈何，只得求乞度命，日夜思家，沒處討個信息，天幸今日遇你，可實對我說，那日小四死了，爹爹有何話說。宋信道，小四當時醒了轉來，不曾得死，太公已去世五年矣。過遷見說父親已死，叫聲苦也，望下便倒，宋信上前扶起，喉中哽咽，哭不出聲，嗚嗚了好一回，方纔放聲大哭道，我指望回家，央人來告求，留你依原父子相聚，誰想已不在了。悲聲慘切，宋信亦不覺墮淚，哭了一回，乃問道，爹爹既故，這些家私是誰掌管，宋信道，

太公未亡之前小官人所借這些債主齊來尋索太公不肯承認被告官司衙門中用了無數銀子及至審問一一斷還田產已去大半小娘子出嫁後又去了好些太公臨終將恨小官人不學好盡數分散親戚行下與少太公故後家無正主童僕等輩一一頓亂搶分毫不留止有住宅賣與我新主人張大官人把來喪中殯葬之用如今寸土俱無了過遷見說又哭起來道我只道家業還在如今掙扎性命同去學好為人不料破費至此又問道家產便無了我渾家那在何處妹子嫁于那家朱信道小娘子就嫁在近

處人家大嫂，到不好說，過遷道，都是為何。朱信道，太公因久不見小官人消息，只道已故，送歸母家，今他改嫁。過遷道，可曉得嫁也不曾。朱信道，老奴為長了新主人，不將羞往遠處，在家日少，不曾細問，想是已嫁去了。過遷撫胸大慟道，只為長一身不肖，家破人亡，財為他人所有，妻為他人所得，誠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要這狗命何用，不如死休。望著街沿石上，便要撞死。朱信一把扯住道，小官人，螻蟻尚且貪生，如何這等短見。過遷道，昔年還想有歸鄉的日子，故忍恥偷生，今已無家可歸，不如早些死了，省得在此出醜。

朱信道好歹不如惡括不可如此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待我引去相見求他帶回鄉里倘有用得着你之處就在他家安身立命到老來還有個結果若歹在這里有誰欺敢你的晁蓋都不枉了這一歹過遜沉吟了一回道你話到說得是但羞人子怎好去相見萬一不留反于折這番面皮朱信道至此地位還顧得什麼羞恥過遜道既如此不要說出我真姓名來只說是你的親戚罷朱信道適纔我先說過了怎好改得當下過遜無奈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隨朱信而來張孝基遠遠站在人家屋下望見他帶

哭這一段光景，覺道他有悔悟之念，不勝嘆息。過遷走近，孝基身邊低着頭站下。朱信先說道：「告官人，正是老奴舊日小主人，因逃難出來，流落於此，求官人留他則個。」便叫過遷：「你見了官人。」過遷上前欲要作揖，去扯那袖子，却都只有得半截，又是破的。左扯也蓋不來手，右扯也遮不著臂，只得抄着手，唱個喏。張孝基看了，愈加可憐，因是舅子，不好受他的禮，還了個半禮，乃道：「你是個好人家子息，怎麼到這等田地？但收留你回去，沒有用處，却怎好？」朱信道：「告官人，隨分胡亂留他罷。」張孝基道：「你可曾種過園麼？」過遷道：

小人雖然不會情願用心去學張孝基道只怕你是受用的人如何耍得恁樣辛苦過遷道小人到此地位如何敢辭辛苦張孝基道這也罷只是依得三件事方帶你回去若依不得不敢相留過遷道不知是那三件張孝基道第一件只許住在園上飯食教人送與你喫不許往外行走若跨出了園門就不許跨進園門過遷道小人玷辱祖宗有何顏見人往外行走住在園上正是本願這倒依得張孝基見說話有自覺之念甚是歡喜又道第二件要早起晏息不許貪眠懶惰偷工過遷道小人天未明就起身直至黑

了方止若有月的日子夜裡也做怎敢偷工這過遷依得孝基又道夜裡到不消得只要你不偷工就勾了第三件若有不到之處任憑我責罰不許怨悵過遷道既蒙收養便是重生父母但憑責罰死而無怨張孝基道既都肯依隨我來也不要開玩覆轉身引到寓所門口過遷隨將進來主人家見是个乞丐大聲叱咤不容進門張孝基道莫趕他這是我家的人主人家道這乞丐常是在這里討飯喫怎麼是什上家人朱信道一向流落在此今日遇見的到你撥開了房門張孝基坐下分付道你隨了我這模樣不好

看相朱信你去教主人家燒些湯與他洗淨了身手省兩件衣服與他換下把些飯食與他喫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燒起湯來與過遷去洗浴過遷自出門這幾年從不曾見湯面今日這浴就如脫皮退殼身上麽臢兒足洗了半缸朱信將衣服與他穿起梳好了頭髮比前便大不相同朱信取過飯來恣意一飽那過遷身子本來有些病體又苦了一苦又在當風處洗了浴見着飯又多喫了碗三合湊到夜裡生起病來張孝基請醫調治有一個多月方纔痊愈張孝基事體已完算還了房錢收拾起身又雇了個生口與

過遷乘坐一行四衆簇着大路而來張孝基開言道過遷你是舊家子弟我不好喚你名字如今改做過小乙又分付來信你們叫他小乙哥兩下穩便來信道小人知道張孝基道小乙今日路上無聊你把向日興頭事情細細說與我消遣過遷道官人往事休題若說起來羞也羞殺了張孝基道你當時是個風流趣人有甚麼羞且略說些麼過遷被逼不過只得一一直說前後浪費之事張孝基道你起初恁般快活前日街頭這樣苦楚可覺有些過不去麼過遷道小人當時年幼無知又被人哄騙以致如此懊悔

無及矣張孝基道只怕有了錢干這去快活哩這遊道小人性命已是多的了還做這樁事便我也不敢去張孝基又對朱信道你是他老家人可曉得太公少年時也曾恁般快活過麼朱信道可憐他日夜只想做人家何曾舍得使一文閒錢那想這樣享孝基道你且說怎地樣做人家朱信扳指頭一歲起運倒說怎地勤勞如何辛苦方掙得這等家事不想小乙哥把來看得像土塊一般弄得人亡家破這遊所了只當東流張孝基道你如今要也遲了只是將來學做好人還有個出頭日子一路上熱一句冷一句

把話打着他心事過遷漸漸自然自艾懊悔不迭止是

臨崖立馬收繮晚　船到江心補漏遲

在路行了幾日來到許昌張孝基打發去信先將行李歸家報知渾家自同過遷逕到自巳家中見過父母將此事說知令過遷相見巳畢遂引到後園打掃一間房子把他被窩之類交付安頓又分付道不許到別處行走我若查出時定然責罰過遷連聲答應不敢不敢孝基別了父母回到家中備陳與渾家說了渾家再三解勸不題且說過遷當晚住下次日清

早便起身擔着器具去鋤地看那園時甚是虧損週圍籬竹為籬張太公也是做家之人並不種甚花木單種的是蔬菜灌園的非止一人過遷初時那里渾弄得來他也不管一味發狠過了數日漸覺熟落好不歡喜每日挑水灌澆剉草鋤虫也不與人搭話從清晨直至黄昏略不少息或遇着雨之時思想父親吞聲痛哭試要往嶺上叩個頭兒又守着規矩不敢出門想起妹子聞說就嫁在左近却不知是那家意欲見他一面又想今日落了人後何顏去見妹子總不嫌我倒被妹夫父母兄弟笑落却不自取其

厚索性把這念頭休了且説張孝基日日着人察聽見如此勤謹萬分歡喜又教人私下試他説小二哥你何苦日夜這般勞碌偷些工夫同我到街坊上頑耍頑耍請你喫三盃可好麼過遷大怒道你這人自已怠惰已是不該却又來引誘我爲非下次如此定然禀知官人一日張孝基自來查點假意尋些事過高聲叱喝要打過遷伏在地上説道是小人有罪正該責罰張孝基恨了幾聲乃道姑恕你初次且不計較倘若再犯定然不饒過遷頓首稱謝自此之後愈加奮勵約莫半年並無倦怠之意足跡不敢踏出門

門張孝基見他悔過之念已堅一日教人拿着一套衣服并巾幘鞋襪之類求到園上對過遷道我看你作事勤謹甚是可用如今解庫中少個人相幇你到去得可戴了巾幘隨我同去過遷道小人得蒙收留灌園已出望外豈敢復望解庫中使令張孝基道不必推辭但得用心支理便是你的好處了過遷即便裹起巾幘整頓衣裳此時模樣比前更是不同隨孝基至堂中作別張太公出門路上無顏見人低着頭而走不一時望見自家門首心中傷感暗自抑下泪來到得門口只見舊日家人都叉手拱立兩邊讓張

孝基進門。過遷想道。我家這一人。如何舂歸在他家。
想是隨屋賣的了。那也不敢呼喚。只低着頭而走。衆
家人隨後也跟進來。到了堂中。便立住脚不行。見卓
椅家火之類。俱是自家故物。愈加悽慘。張孝基道。你
隨我來。教你見一個人。過遷正不知見那個。只得又
隨着而走。那從堂後轉向左邊。過遷認得這條道。乃
他家舊時往家廟去之路。漸漸至近。孝基指着堂中
道。有人在裏邊。你進去認一認。過遷急忙走去。擡頭
便見父親神影。驀身拜倒在地。哭道。不肖子流落卑
汚。玷辱家門。生不能侍奉湯藥。死不能送骨入土。作

道不道粉骨難贖以頭叩地血被于面正哭間只听得背後有人哭來叫道哥哥你一去不回全不把爹爹爲念過遷舉眼見是妹子一把扯住道妹子只道今生已無再見之期不料復得與你相會哥妹二人相持大哭

　廿年流落實堪傷　今日相逢悼斷腸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哥妹隨了一同過遷向張孝基拜謝道若非妹丈救我性命必作異鄉之鬼矣大恩大德將何補報張孝基扶起道自家骨肉何出此言但得老舅改過自新

以慰岳丈在天之靈庶幾報我也過遷泣謝道不肖謹守妹丈向日約束稍有不到處一依前番責罰張孝基笑道前者老舅不知詳細故用權宜之策今已明白豈有是理但須自戒可也當下張孝基與衆家人來拜見已畢回至房中淑女整治酒餚款待過遷乃問我的大嫂嫁了何人淑女道哥哥你怎說這話却不枉殺了人當日爹爹病重主張教嫂嫂轉嫁嫂嫂立志不從乃把前事細說一遍又道如今見守在家怎麼說他嫁人過遷見說妻子貞節又不覺淚下乃道我那里曉得都是朱信之言張孝基道此乃

[illegible]

時洪你的話待過幾孫同你去見令岳迎大嫂來家
過遷道這個我也不想矣、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遭張
孝基道這事容易、到次早備辦祭禮、同到墓上、過遷
哭拜道、不肖子違背爹爹、罪該萬死、今願改行自新、
以贖前非、望乞陰靈洞鑒、祝罷、又哭、張孝基勸住、人
回到家裏、把解庫中銀錢、照那付與過遷管那過
遷歡喜了、解冰、一點灌園。時年也是不當辛苦由
人、銀兩公平、謙恭、往來的人、無不欽敬、將張孝基夫
妻恭敬、猶如父母、倘有疑難之事、便來請問、終日住
在店中、並無昔日之態、此時親戚盡曉得他已回家

俱來相探，彼此只作個揖，未敢深談。過了兩三個月，張孝基還恐他心活，又令人來試他，說：「小官人，你平昔好頑，沒銀賭，還各處抵借來與。今見放着白晃晃許多東西，何不坐看家？近日有個絕妙的人兒，有十二分才色，現在一個所在。若有興，同去喫杯茶何如？」過遷听罷，大罵道：「你這鳥人！我只因當初被人引誘壞了，弄得破家蕩產，幾乎送了性命。心下正恨着這班賊男女，你却又來哄我！」便要扯去見張孝基。那人招稱不是，方纔罷了。孝基聞知如此，不勝之喜。時光迅速，不覺又是半年。張孝基把庫中帳目細細查算，

分毫不差乃對過遷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向日你初回時我便要上覆令岳迎大嫂與老舅完聚恐他還疑你是個敗子未必肯許故此止了今你擀過之名人都曉得去迎大嫂料無推托如今可即同去過遷依允淑女取出一副新鮮衣服與他穿起同至方家方長者出來相見過遷拜倒在地道小婿不肖有負岳父賢妻今已改過前非欲迎令愛完聚方長者扶起道不消升你之所行我盡已知道小女既歸于汝老夫自當送來張孝基道親翁還在何日送來方長者道就明日便了張孝基道親翁亦求一蘭尚

有話說方長者應允二人作別回到家裏張孝基道請戚族鄰里于明日要慶喜筵席到次日午前方氏已到過遷哥妹出去相迎相見之間悲喜交集方氏又請張孝基拜謝少頃諸親俱到相見已畢無不稱贊孝基夫婦玉成之德過遷改悔之善方氏志節之堅不一時酒筵完備張孝基安席定位聚齒而坐酒過數巡食供三套張孝基起身進去教人捧出一個箱兒放於桌上討個大盃滿斟熱酒親自遞與過遷道大舅滿飲此盃過遷見孝基所敬不敢推托雙手來接道過遷理合敬姊丈如何反勞尊賜張孝基道

大舅就請乾了，還有話說，過遷一吸而盡，孝基將鎖匙開了那隻箱兒，箱內取出十來本大簿，遞與過遷道，請收了這幾本帳目，過遷接了，問道，妹丈，這是什麼帳，張孝基道，你且收下，待我細說，乃對衆人道，列位尊長在上，小生有一言相禀，衆人俱站立起身道，不知足下有何見諭，老漢們願聞請教，遂側耳拱听，張孝基叉出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無不嘖嘖稱羡，正是

錢則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會記來頭語　窮通不二心

當下張孝基說道昔年岳父祗因大舅蕩費家業故將財產傳與小生當時再三推辭岳父執意不從因見正在病中恐觸其怒反非愛敬之意故勉强承受此皆列位尊長所共見不必某再細說及岳父棄世之後差人四處尋訪大舅四五年間毫無蹤影天意陳留得遇當時本欲直言交還原產仍恐其舊態猶存依然浪費不反負岳父這片恩德故將眞情隱匿使之掃糞繼以規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挾以良言勸諭隱語諷刺冀其悔過自新幸喜彼亦自覺前非悔艾日深惕然遷改及今管庫處心公平臨事勤

害朋人之有非惟能成人之美君惟千古一孝基也

謹數月以來絲毫不苟其猶恐其心未堅幾遍教人試誘心如鐵石片語難投竟爲志誠君子矣故特請列位尊長到此將昔日岳父所授財產併歷年收積米穀布帛銀錢分毫不敢妄用一一開載帳上今日交還老舅明早同令妹即搬歸寒舍矣又在篋中取出一紙文書也來與過遷道這幅紙乃昔年岳父遺囑一發奉還適來這盃酒乃勸大舅自今以後兢兢業業克儉克勤以副岳父泉臺之望勿得意盈志滿又生別念戒之戒之衆人到此方知昔年張孝基苦辭不受乃是眞情稱嘆不已過遷見說哭拜于地道

不肖悖逆天道流落他鄉自分橫死街衢永無歸期此產豈爲我有幸逢妹丈收回故里朝夕調護激厲成人全我父子完我夫婦延我宗祀正所謂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妹丈也此恩此德高天厚地殺身難報即使執鞭隨鐙亦爲過分豈敢復有他望況不肖一生違逆父命罪惡深重無門可贖今此產乃先人主張授君如歸不肖却不又逆父志益增我罪張孝基扶起道大舅差矣岳父一世辛苦實欲傳之子孫世守不意大舅飄零于外又無他子可承付之于我此乃萬不得已豈是他之本念今大舅已改前愆守成其

業正是繼父之志岳父在天亦必銜笑怎麼反
怪你界渦遜又將言語推辭兩下你說我那各不肯
收受連衆人都沒主意方長者開言對張孝基道承
姑丈高誼小婿義不容辭但全歸之其心何安依老
夫愚見各受其半庶不過情衆人齊道長者之言甚
是昔日老漢們亦有此議只因太公不允所以止了
不想今日原從這着可見老成之見大略相同張孝
基道親翁可承父業乃是正理有甚不安若各分其
半即如不還一般了這怎使得方長者又道既不願
分不若同居于此協力經營待後分之子孫何如張

孝基道你家自有散盡舉族子孫豈可占過氏之物衆人見其意不肯俱勸過遷受領過遷却又不肯走進裏邊見妹子正與方氏飲酒過遷上前哭訴其事數妹子勸張孝基受其半那知淑女亦訴與丈夫一一敘過遷夫婦跪拜哀求只是不允過遷推托不去再拜而受衆人齊贊道張君高義千古所無唐人羅隱先生有贊云

能生之不能富之能富之不能教之或而生之於貧而富之小人而君子之嗚呼孝基其可為百世之師

當日直飲至晚而散。到次日，張孝基教譚家收拾回家。過遷苦留道：妹丈財產既已不受，且同居于此相聚幾時，何忍遽別。張孝基道：我家去此不遠，朝暮便見，與居此何異。過遷料留不住，乃道：既如此，容明日治一酌與妹丈餞，後日去何如。孝基許之。次日，過遷大排筵席，廣延男女親隣，并張太公夫婦、張媽媽守家不至，請張太公坐了首席，其餘賓客依次而坐。裏邊方氏姑嫂女眷，自不必說。是日筵席，水陸畢備，極其豐富，眾客盡歡而別。客去後，張孝基對過遷道：大舅當父存日，從不曾如此之費，下次只宜儉省，不

可以此為則過遷唯唯次日孝基夫婦止收拾妝奩中之物其餘一毫不動領着兩個兒子作辭起身過遷方氏同婢僕直送至張家置酒款待而回自此之後過遷操守愈勵遂為鄉閭善士只因勸告太過漸漸習成父親慳吝樣子後亦生下一子名倫俊因懲自己昔年之失嚴加教誨此是後話不題且說里中父老敬張孝基之義將其事申聞郡縣郡縣上之于朝其時正是曹丕篡漢欲收人望遂下書徵聘孝基惡魏乃僭竊之朝恥食其祿以親老為辭不肯就徵後父母百年後哀毀骨立喪葬合禮其名愈著州郡

復舉孝廉凡五詔俱以疾辭有人問其緣故孝某笑
而不荅隱于田里躬耕樂道教育二子長子名繼次
子名紹皆仁孝有學行里中咸願與之婚孝某擇有
世德者配之孝某年五十外忽夢上帝膺召夫婦遂
雙雙得疾二子日夜侍奉湯藥衣不解帶過遝聞知
幸其子過師儉同來亦如二子一般侍奉孝某謝而
止之謂過遝道感君之德恨不能身代今柳枝區區何
足下謝過了數日夫婦同逝臨終之時異香滿室鄰
里俱聞空中車馬音樂之聲從東而去二子哀慟自不
必說那過遝哭絕復甦至于嘔血喪葬之費俱過遝

爲之置饌二子泣辭再三過遜不允一月後有親友從洛中回來至張家弔奠述云某日于嵩山遊玩忽見旌幢騶御滿野某等避在林中竊看見車上坐着一人絳袍玉帶威儀如王者兩邊錦衣花帽侍衛多人仔細一認乃是令先君某某等驚訝出林趨揖令先君下車相慰某等問道公何時就徵遂爲此顯官今先君答云某非陽官乃陰職也上帝以某還財之事命主此山煩傳示吾子不必過哀言訖倏然不見方知令先君已爲神矣二子聞言不勝哀感那時傳遍鄉里無不贊其相率爲善名其里爲義感鄉晉武帝

用州郡學二子孝廉俱爲顯官過遐年王八旬外而

終兩家丁孫繁盛世爲姻戚云

遐朋陰德慶流長　千古名傳義感鄉

多少競財傷骨肉　應知無面向嵩山